



非比

我在香港出生，两岁时就搬到新加坡去。但虽然父母是在新加坡服侍，因着福音的需要，我七岁时他们就开始时常出国参与国外的事工 - 有时去几个星期，几个月；最长的是一年半。他们出国时就会把我留在新加坡，因为不方便带着小孩，而且也不想影响我的学业。他们不在的时候，教会其他的同工们会照顾我。

当时有很多老师们来到新加坡短期的服侍，过了一两年，他们就会转到别的地方继续服侍。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一起住，所以我小时候跟了很多不同的叔叔阿姨住过。作为独生女，

我非常喜欢家里那么热闹，也会很粘这些叔叔阿姨们，似乎每一个都会成了我“最喜欢的叔叔阿姨”。但是他们总是会离开我。每当离开的时候我都哭得很伤心。过后又来了一个新的，又开始培养感情，他们又要离开。

我九岁的时候，我当时“最喜欢的叔叔”又要准备离开新加坡去别的地方服侍了。那时，我决定不再为他哭。我记得我是躲在房间里痛苦了一场，但在大家面前我是很稳定，没有表情。

为了保护自己不要那么容易伤心，我开始建立很多的墙来维护我的心。我逼着自己学独立自主。我训练自己做什么都要头头是道，什么都要合乎伦理，不要太感性多情。我羡慕欣赏那些思想很有分析的人，也想模仿他们。如果你要



我听从你的话，你就要用逻辑来说服我。即使是我的父母，我也不“给面子”。

我渐渐的成为一个很冷漠好辩的人，心里非常刚硬铁齿，但我告诉自己这就是理智，是好的。只要人能够用逻辑来说服我，我是非常尽情尽理的。其实我的童年是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和回忆，但同时我也知道我心里是越来越高傲自大的。

十二岁时，我参加了我们东南亚的联合营。他们安排我参加主日学，但我不愿意去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况且我在家里已经参加主日崇拜有好几年了，我那么成熟，现在怎么可以转回跟小孩子们一起玩呢？起初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要求，觉得我自己教会没有同年的孩子所以营会时应该多多和我同年的朋友有多一些的接触，但最终他们也愿意让我进去听最后一天的讲道。营会主题是“醒来，起来，被燃烧”，

我听了被燃烧那部分。当然我什么都听不明白，太深奥了，但我记住了一点：牧师引用了启示录 2:10“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忠心是 100%，是完全的；99.95% 还不足够，不是忠心。我虽然什么都不明白，但这句话在我心里面留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

十五岁时，我的同学突然去世了。我们都知道她出生时心里有一个洞，但万万没想过她会为了这种毛病真的死了。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一天她没来上学，我们听说她准备出门穿鞋的时候觉得心



脏痛所以就去医院检查；第二天听说她昏迷，第三天早上老师告诉我们她去世了。

我们都反应不过来，她前几天不是还好好好的吗？现在她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她还没死之前，有同学建议我们折纸鹤

给她，因为有个日本传说说到如果你折了 1000 纸鹤，你就能许愿。我们以为能许愿让她恢复健康。她虽然死了，但我们还继续的折。作为班长，是我问了她的父母说她被埋葬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一些纸鹤一起的扔进去“陪”着她。而埋葬的时候，是我抱着纸鹤放上她的棺材上。她埋葬的那天是我十五岁生日的那天。

差不多那段日子里，我的朋友受洗了。她比我大两岁。当时我挺惊讶，因为我以为洗礼是给成年人，不适合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我记得我随口问了我的父亲为什么人会想受洗，他就用了马太福音 7:7 来回答我，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相信当时我向他翻了白眼，因为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用一些普遍真理来回应我好像是侮辱我的智力。但他竟然这样回答我，我就想，好吧，我会去问神显示他的真

实给我看。反正圣经这么说，而我也听了好多见证说到神会向人显现他的真实。或许现在就轮到我来经历一下。

但如果我要说实话，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是相信神的存在和真实。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很肯定他存在。我小时候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们跟随错的神。万一大审判时才发现我信的神是假神，那就不好了。我看到我父母和其他同工们撇下一切去侍奉这位基督教的神，我看见他们的信心也非常的赞赏和敬佩他们。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好的一件事，但如果事奉错了，不是很可惜吗？我深信世界有神，但同时也觉得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位神是否是真正的神。我就祷告说，神如果你是真实的，请你向我显现吧。之后就等着了。

之后，有一天我又和妈妈吵架了。我忘了我们在吵什么，但那次是挺严重的。她虽然说不过我，但我也知道我也

太过分了。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收回来，也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和言语。突然间她叫我跪下来 - 在神面前跪下来。

我跪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大哭了。

我很害怕；我知道我现在是在真神的面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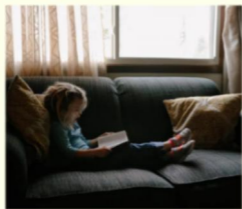


自己做错了，也知道神在当场看着我这样没礼貌的跟妈妈吵架。

跪下来之后，我知道我不需要神来回应我之前的祷告。我完完全全的知道这位神是真神，他不但显现了他的真实，他也显示了他一路以来在我生命里面的真实和关爱。其实我还没到两岁时就已经出了很多意外 - 肩膀脱臼、从折叠椅掉下去要缝针、有三次跟外婆出去而不见了，但每一次都平安的被找回来等。每一次都是神亲自保护了我。我们家里穷，但我一点都不缺 - 我还算很强壮，学校里也挺好，不但学习还跟得上，也

能做班长学长，课外活动，运动跳舞弹琴我都有参加，成绩也都不错。虽然我们没钱让我好像同学们在外面有补习班或其他的课外活动，但我似乎没有什么比不上她们的。我父母无法用金钱买回来的，我的天父已经丰富的供应了。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但妈妈没法买新书给我，也没有时间时常带我去图书馆借。所以我就会在她买菜的时候站在超市隔壁的书店里面看书，她买完了菜就会到书店去接我 - 我会乖乖的站在那里看书，不会乱跑。但我小学的时候，教会有弟兄



在书局里做文字编辑。他公司偶尔有书可能因为有些缺陷而卖不出去，他就全部都拿给我看。他是整袋，一袋袋的拿过来。我的记录是一天内看完了七本书。



我小时候以为自己被父母和叔叔阿姨们抛弃了。但神让我看到其实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带领我，照顾我一切的需要。我不但相信他的真实，不再怀疑他是否是真正的神，我也确信这位神是深爱我的一位神。反而我看到自己的高傲、叛逆、自私、唯我独尊的态度和生活。我知道我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完全的降服于神，委身给他。他是神，他爱我；我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说服我去把生命毫无保留交托给他。我就这么决定申请受洗。

受洗那天的早晨，我读了马太福音3:16-17，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心里也问神：“父，你是否喜悦接纳我？如果你喜悦，如果你愿意，请你让我知道。”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一天；我是下午受洗的，是我们三位中

的最后一个。我受洗后，没有声音也没有鸽子，但开始下毛毛雨。祷告结束之后，就下了倾盆大雨。大家从户外的游泳池立刻往室内跑。牧师说我经历了双洗礼，我知道神回应了我小小的祷告。

受洗后神也立刻给了我一个功课；这功课也是我一直不断的去学习。刚才说到受洗后下雨了，大家都往里面跑。我还在游泳池里，要先爬出来才能够跑进去。从游泳池里爬出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用你的手来推自己上去就行了。我会游泳，之前无数次也是这样爬出来的。但是那天我怎么爬都爬不出来，即使我爸从下面推我上去，妈妈从上面拉



我上来都不行。我试了好多次，也开始感觉到尴尬，但总是爬不出去，只能笨拙的走到泳池的另一边，

走上楼梯。神在教我谦卑的功课；我不能依靠自己，如果神不允许，我连游泳

池都爬不出来。前面六十多岁的叔叔都轻易的爬出来，但我不能。

那么多年来，每当我以为自己能够应付前面的困难时，那就是我就要跌倒的那一刻。无论什么事都是一样。我自满自信的时候，就会碰到麻烦 - 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我当时还很年轻，也是属灵的婴孩；如果我不学习依靠神，我就必死。但我这个功课学了很久，笨手笨脚，有时陷入危险的情况都没发觉到危险。

撞了几次后，我慢慢学习谦卑自己 - 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不要老是还没学好走路就立刻



想跑。如果我不能做一个好的音乐伴奏，就不要想当一个诗

歌领诗；不能照顾小孩子教他们圣经故事，就不要想带查经；不好好学好基本

培训的功课就不要想参加其他更高的培训课程。但我这种的谦虚又是自己的定义。我又开始保护自己，以免我做错事；我开始限制自己的服侍范围，想长留在自己熟悉的圈圈里事奉。我的目标是做最好的“秘书”，在后台帮牧师和其他同工导师们打理好幕后的事，好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力的在讲台上服侍。这本身没有什么的不好，但我的态度是：“神，这些事我有把握的我愿意做；其他的，请你不要逼我做。你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我会考虑了之后才告诉你我的决定。”

但是，神对谦卑和服侍的定义跟我的不一样。做一个谦卑的人不代表永远躲在后台，也不只是限于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要真正谦卑在神面前是要我完全的降服于他、跟从他的带领、依靠他赐的能力去做他要我做的每一件事，即使是一些我不会或不敢或没想过能做的事。而服侍神不只限在于教会里面的

事工，不只是周日弹琴领诗带查经而已。一个仆人要做他主人吩咐的每一件事，不只是做自己认为仆人该做的事。

神很恩待我，给了我很多时间慢慢成长，但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是时候我该做出我的选择。我是否愿意踏出另



一步来跟随事奉他，或会选择退缩？我似乎感觉神在告诉我，我在新加坡的学习成长已经到期了。但他又没告诉

我要怎样继续学习跟随事奉他。我应该怎样往前走呢？新加坡那么不好吗？

我观察了我周围的人 - 我的老板、同事、朋友、前辈。我发觉到如果我照样的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我的属灵生命会垮了。因为我的生活太舒服了，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国家，生活条件很好；我的工作也非常好，老板欣赏，事业有

前途。虽然工作也有压力，但我还应付得来，也觉得有点挑战是挺好的。我很喜欢我的工作，也能够安排好时间在教会里参加不少的事奉。虽然外表上一切顺利，但我很肯定这样延迟下去会对我的属灵生命带来不少的麻烦。可能我现在不会那么快垮，但随着时间在工作事业里往上爬，越来越富裕有成就的时候，生活越来越安稳的时候，那就是我属灵生命越来越糟糕的时候。

我之前有一位老板是个基督徒；他为人善良，很善待我们员工也不参与办公室政治。他非常疼爱妻子和四个孩子，在教会也参加不少服侍。他简直是个模范：工作、家庭、教会服侍方方面面都打理的非常好，似乎“拥有一切”。他2015年退休后我继续和他保持联系，但退休不到六个月我听到他又在找份工作。我当时挺惊讶 - 他不是应该在享受退休的生活吗？他终于有时间追求爱好，陪陪家人，更深入的参加教会服侍。之

前工作太忙，没时间；现在终于有时间，干嘛要回去工作呢？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发现他似乎变了另一个人，好像没有了企业集团的工作就失去了他的身份



一样。现在想再回来工作，再一次找回他的身份。世界已经和他分手，但他现在却想回来和世界复合了。我终

于明白圣经的话，马太福音 6:24 说：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玛门是财利的意思）。”我们不能“拥有一切” - 不能有两个主。

2016-2017 年有两段经文在心里反复思想：

马可福音 12:42-43“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

诗篇 90:12 “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生命很短暂；我要学习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也要学习将一切交托给神，最后两个小钱都要乐意献上。关键不是我付出了多少，而是我留了多少给自己。如果我坚持要在自己舒适的范围内事奉神，那我怎能在服侍当中经历他的大能和帮助呢？如果我一直坐在那里要等神告诉我做什么我才开始考虑和准备去做，那万一我一直坐着等的过程中，反而已经错过了事奉神的机会呢？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学习踏出去。我告诉自己，虽然还不知道能做什么，但无论如何我要去试试看。我要离开新加坡，离开舒适的环境，我才能够真正学习谦卑仰望



和完全依靠神。

和老师们商量后，2018年第一天上班我向老板辞职。当时我还没有正式确定我离职后会做什么，只是先离开工作岗位好让我有个机会在神面前安静等候，



再决定我以后的计划。当时老板给了一个反建议，她说给我放三个月的假期，去寻求我要寻求的，但之后回来继续工作；她会保留我的职位。她叫我不冲动，没必要辞职。我虽然感激她对我的关心，但我当时很清楚我不能接受她的好意。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需要休息，而是要好好给自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以后的方向。既然如此，那我就公平的对待神和自己 - 我需要完全的开放，让神指示我往哪里走。我坚持辞职。

再决定我以后的计划。当时老板给了一个反建议，她说给我放三个月的假期，去寻求我要寻求的，但之后回来继续工作；她会保留我的职位。她叫我不冲动，没必要辞职。我虽然感激她对我的关心，但我当时很清楚我不能接受她的好意。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需要休息，而是要好好给自己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我以后的方向。既然如此，那我就公平的对待神和自己 - 我需要完全的开放，让神指示我往哪里走。我坚持辞职。

当时周边的人都很担心我，也劝我要好好的三思再决定。这样的做法不太合我的性格；我通常会先考虑清楚才作出决定，现在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冲动呢？我又没有什么生命的打击逼着我要作出这么大的反应。他们能够理解，也非常支持我说我想更深入的学习圣经，将来参与教会服侍的事工，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现在去。我的事业还没有发展，不如等到我升职了再去？这样的话，我以后若想再找份工作也会容易一些。我还没结婚，不如等到我结了婚再去？有一个丈夫和我一起，能够互相照顾，可能可以走得更远呢？我还没有买房子，不如买了之后再去，房子可以租出去，有一点收入能够拿来支持我的生活费用。

他们都说得很有道理，我也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也没有一个逻辑性的答复给他们。我甚至认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在做一些没逻辑性的

选择。但这真的是那么不合逻辑吗？我只有一个生命，我要选择把这个生命给神，或给世界。世界虽然现在很欢迎欣赏我，但这只不过是短暂的 - 我总有一天也需要退休，老了退休后，世界也不会像现在那么欢迎我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我没有东西能够给予世界时，世界还是会拒绝我的。我既然已经知道神是真的，他也那么爱我，那我为什么不要现在完全的去回应他呢？为什么还要等呢？我等什么呢？若我爱一个人，我会想尽快嫁给他 - 不会等到六十岁退休后才嫁啊！

我受洗时，在誓言里说了这句：

“我要在异国做你忠心的仆人。”

神一早就把跨出去这个异象放在

我心里，但因为种种的原因 - 我的实际性，逻辑，恐惧，舒适的生活 - 我



一直以来都留在新加坡，没有跨出去。

传道书 5:4-5“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

我现在终于开始明白怎样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我是一个仆人；我要按着我主人的吩咐前行，完全无保留忠心的跟从他。我以前拥有的胆怯惧怕，我现在还有。但我只祈求，神若带领我前进，我就能依靠他的大能继续往前走。

《完》